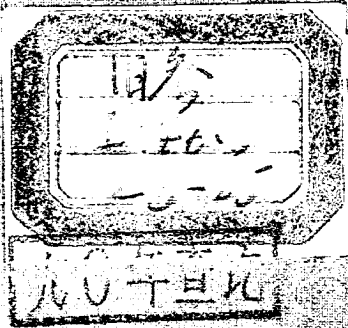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印行

王



I 206.7

ZS (4) 25



小小說例言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卽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爲通文之捷徑足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一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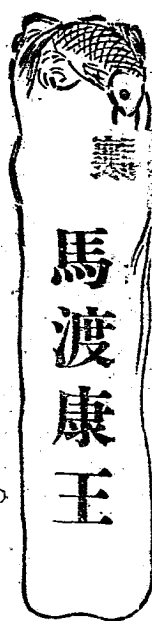
一舊小說向爲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爲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文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一本書每敘一段故事祇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時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一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迹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一舟車勞頓閑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爲絕妙之消遣品

16/5
I 246.3
Z 8-25



馬渡康王

卻說宋朝的太祖趙匡胤自從陳橋兵變受周禪得
有天下傳了數代至徽欽二宗國勢不振那北方的
四遂興兵入寇主帥名曰兀朮就是國王王勣四太
王得勇猛非常領了番兵五十萬一路破潞安州
兩狼關勢如破竹一日到了河間府那節度使張
料來抵敵不過只得假意投降以保全閭城百

小說

泥馬渡康王

中華書局印行

274657

姓兀朮過了河間。直往汴京進發。不日到了黃河北岸。正待造船渡河。不料天不祐宋。其時只有八月天氣。黃河忽然結起冰來。兀朮遂得渡過黃河。那黃河南岸原有李綱同宗澤二人。領兵駐守。只因衆寡不敵。遂敗下來。朝廷聞知。便將他二人削職。一面徵師勤王。一面把京城嚴加防守。無如已來不及了。一日。兀朮大兵已至汴京城下。其時徽宗已退爲太上皇。早讓位與欽宗。那欽宗聞金兵臨城。急得無法。

忙傳丞相張邦昌商議。不知邦昌乃是箇萬惡奸臣。專以謀傾社稷。遂其私圖爲事。遂啓奏道。現在京師無退敵之人。各省勤王兵。又皆未到。不如暫且與他講和。送些金銀幣帛與他。叫他退兵。欽宗准奏。次日遂由張邦昌親送禮物至兀朮大營。俯伏稱臣。情願歸順。兀朮雖知他是箇奸臣。心中不喜。然此時正值用人之際。使他做箇內應。不怕江山不得。隨即封邦昌爲楚王。邦昌謝了恩。回至城中。奏知欽宗道。那兀

尤要一箇親王爲質。方肯退兵。欽宗無奈。只得告知徽宗。令皇弟趙王往金營爲質。這趙王名完。年方十五。當由新科狀元秦檜保護同去。不一時由張邦昌領至金營。兀朮命請來相見。誰知下邊一箇番將聽錯了。以爲叫他拿進來。急忙出營。上前一把將趙王拿下馬來。望裏便走。秦檜隨後趕來。大叫道。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那番將挾至帳前放下。不料趙王早已驚死。兀朮見了大怒。隨將這番將斬首。一面留住

秦檜又命把趙王屍首葬了。遂問張邦昌道。如今殿下已死。還當如何。邦昌道。朝內還有一箇九殿下。乃是康王趙構。待臣再去要來。遂回朝對徽宗假哭道。趙王由馬上跌下。已死於番營之內。現在兀朮仍要一箇親王爲質。不然。就要殺進宮來。徽宗聞奏。涕泣不止。只得又命康王前去。

此番那康王由吏部侍郎李若水保護了。仍由張邦昌領至金營。兀朮恐怕又嚇死了他。便命軍師哈迷

蚩。親自出營迎接。康王進了營。兀朮見他年方弱冠。美如冠玉。不覺大喜。暗想好箇人品。便道。殿下若肯拜我爲父。我得了江山。仍叫你爲帝。何如。康王原意不肯。後來聽說還他江山。只得勉強上前應道。父王在上。待臣兒拜見。兀朮大喜。就命康王往後營另立帳房居住。李若水便跟了進來。兀朮見了問道。你是何人。若水睜着眼道。你管我是誰人。隨了康王就走。兀朮問軍師道。這是何人。卻如此強硬。哈迷蚩道。此

人名李若水。現爲吏部侍郎。是宋朝有名的大忠臣。兀朮道。原來是李先生。我倒失敬了。便留在軍師營前款待。次日兀朮升帳。問張邦昌道。今還當如何。邦昌道。臣旣許狼主。敢不盡心。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兀朮問如何送法。邦昌道。如此如此。兀朮大喜。依計而行。邦昌進了城。見二帝道。昨日因天晚不能議事。故而在北營歇了。今日他們君臣商議。說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爲質。臣想不如暫且與他。待各省勤王兵。

到那時仍舊迎回便了。二聖無奈。惟有哀哭道。不孝子孫。不能自奮。致累先王。父子到了太廟。又大哭一場。便叫張邦昌可捧了去。邦昌道。須得主公親送。一程。二帝依言。親送神主出城。纔過吊橋。早被番兵拿住。邦昌自回城去了。

二帝來至金營。兀朮命哈迷蚩點帶一百人馬。送往本國。那李若水聞知二帝被虜。忙叫秦檜保著康王。自己遂來保護二聖。一日行至河間府。節度使張叔

夜前來接駕。君臣相見。放聲痛哭。若水道。你這樣奸臣。還來做甚。叔夜道。李大人。我之投降。並非真心。因見潞安州節度使陸登死節。兩狼關總兵韓世忠敗走。力竭而降。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兵。殺退番狗。阻其歸路。不想冰凍黃河。又將宗澤李綱削職。不知主公何故。只信奸臣。以致蒙塵。臣今不能爲國家出力。偷生在世。亦有何益。遂拔劍自刎而死。二帝看了。愈加悲傷。番兵隨將叔夜葬了。仍押二帝往北。不一日。

到了金國的京城黃龍府。哈迷蚩便帶了二帝來見國王。那國王把二帝著實凌辱一番。然後將他囚於五國城的陷阱之內。可憐堂堂的兩箇宋朝皇帝。竟同在地獄差不多了。那李若水見番邦把二帝如此凌辱。不覺大怒。便上前一口將國王的耳朵咬下一只來。國王痛得死去。兩邊文武見了。便把若水一陣亂刀砍爲肉泥。一面忙請太醫敷上藥。雖過了幾日。卽愈。卻已變成一箇獨耳的國王了。

那二帝自從被囚在五國城內。舉目無親。不勝其苦。一日。忽有人帶了兩件皮襖。幾十斤牛羊脯來探望。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當年代州雁門關的總兵崔孝。陷入金邦。已經十餘年。因他善於醫馬。所以時常出入番營。那些番兵番將。多是與他要好的。他聞得二帝蒙塵。特來探望。當時二帝見了崔孝。如同親人一般。便將兀朮如何進兵。張邦昌如何賣國。趙王跌死金營。康王現在爲質。細細說了一遍。崔孝道。九

殿下既亦在此。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待臣帶著。倘能相遇。好叫他逃回本國。起兵來救主公回去。二帝道。此處並無紙筆。如何寫得詔書。崔孝道。臣該萬死。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二帝聽了。放聲大哭。只得扯了一塊白的衣衫。咬破指尖。血書數字。叫康王奔回中原。卽位。重整江山。不失先王祭祀。寫完就交與崔孝。崔孝接來藏好了。便辭了二帝出來。外面衆平章見了。大喝一聲道。崔孝。你作得好事。叫小番與我綁

去砍了。崔孝大叫無罪。平章道。我念你醫馬有功。通情放你進去。爲何直到此時纔回。倘被狼主得悉。豈不連累我們。崔孝道。裏邊陷阱甚多。無處尋覓。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行走不動。故此耽擱了些。望平章原情恕罪。平章道。也罷。念你舊情分上。饒你一次。下次再不許到此地來。崔孝連說不來不來。飛也似逃去。每日仍往來各營。打聽康王消息。

且說兀朮自從那日令哈迷蚩押解二帝回國去後。

他恐九省勤王兵到來。截住歸路。不能回北。遂命張邦昌守著汴京。自己帶了康王、秦檜也收兵回國。不過比哈迷蚩遲到一二十天罷了。光陰容易。又到了次年二月。兀朮仍起五十萬人馬。并各國番兵。諸位殿下。一同隨征。殺奔南朝。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那些番兵。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到四月中旬。方進了潞安州城門。你道這次爲何來遲。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故此耽延了日子。迤邐到

了河間府。兀朮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姓。有負張叔夜投順之心。又一日到了黃河。已是六月中旬了。天氣炎熱。兀朮傳令仍舊在沿河一帶安下營盤。待天氣稍涼。然後渡河。倏忽之間。又到七月十五日。爲祭祖先之期。兀朮先已傳令。搭起一座蘆棚。遂宰了許多豬羊雞鵝之類。把祭物擺得端正。衆王爺早已齊集伺候。只見兀朮坐著火龍駒。後邊跟着那箇王子。穿著大紅團龍夾紗戰袍。金軟帶勒腰。左掛弓。右插

箭。佩一口腰刀。坐下紅紗馬。頭戴束髮紫金冠。上插
兩根雉尾。正走之間。那馬忽然打箇前跪。幾乎把康
王跌下馬來。康王急忙把馬韁一勒。馬就乘勢立起。
兀朮回頭見了大喜道。王兒馬上的本事。倒還很好。
不料康王因馬這一蹲。飛魚袋內這張雕弓。墜於馬
下。此時崔孝恰跟在後面。便走上一歩。拾起弓。雙手
遞與康王道。殿下收好了。兀朮聽得崔孝是中原口
音。便問你是何人。崔孝向馬前跪下答道。小臣崔孝。

原是中原人氏。在狼主這裏醫馬。今已十九年了。兀朮大喜道。看你這箇老人家。倒也忠厚。就着你伏侍殿下。待我取了宋朝天下。封你箇大大的官兒便了。崔孝謝了兀朮。就跟着康王到蘆棚內來了。

你道崔孝爲何也在兀朮營內。只因他醫馬的手段甚高。少他不來。所以那些番將叫他同來的。這日打聽得那箇就是康王。他便跟在後面。以便尋得一箇機會。將血詔付與他。不想遇着拾弓之事。兀朮就令

他伏侍康王。那是更好的了。當下康王進了蘆棚。見過了王伯王叔。兀朮就望北遙祭。衆人叩拜已畢。一齊回到營中。席地而坐。不一時擺上酒筵。大家吃酒。康王也就坐在下面。衆王子心中好生不悅。暗道子姪們甚多。偏要這箇小南蠻爲子做甚麼。誰知康王坐在下邊。低着頭暗暗垂淚。他想夷狄尙有祖先。獨我二帝蒙塵。宗廟毀傷。皇天不祐。豈不傷心。兀朮正在歡呼暢飲。看見康王停杯不動。便問王兒何故不

飲。崔孝聽見。連忙跪下稟道。殿下因剛纔受了驚恐。此時肚中作痛。身子不安。故而食難下咽。兀朮道。既如此。可扶殿下到後營去將息罷。崔孝領命。扶了康王。回到後營本帳。康王進了帳。不禁悲哭起來。崔孝遂往外吩咐小番道。殿下身體不快。你們不要進來。多在外廂伺候。小番答應一聲。樂得往帳外頑耍。崔孝回到裏面。叫聲殿下。二帝有旨。快些跪接。康王聽見。連忙跪下。崔孝遂在夾衣內。取出二帝血詔。雙手

奉上。康王接了。細細一看。愈增悲戚。忽聽小番報道。狼主來了。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幸虧兀朮不曾看見。不然。就要敗露了。

兀朮進了帳。坐下問道。王兒你好了麼。康王忙謝道。父王。臣兒略覺好些。多蒙父王掛念。正說之間。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如同老母雞一般。身上五彩毛羽。光華奪目。落在對過帳棚頂上。朝着康王叫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甚麼時候。崔孝聽了大驚。兀朮

問道。這箇鳥叫些什麼東西。從不曾聽見這般鳥聲。倒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是怪鳥。我們中國常有。名爲老鴉。見則不祥。他在那裏罵父王呢。兀朮道。吓。他在那裏罵我什麼。康王道。臣兒不敢說。兀朮道。此非你之罪。不妨說與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騷羯狗。騷羯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兀朮大怒道。待我射他下來。康王道。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兀朮道。很好。就看王兒弓箭如何。康王起身拈箭。暗暗禱。

告道。若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罷。一箭射去。神鳥張開口。把箭銜了。就飛。崔孝忙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叫道。殿下快上馬追去。康王便跳上馬。隨了這神鳥追去。崔孝執鞭趕上。跟在後邊。逢營頭走營頭。逢帳房走帳房。一直追去。兀兀尙自坐着。見康王如飛的追那鳥。暗想這獸孩子。這枝箭能值幾何。要如此追趕。便仍回大帳。與衆王子吃酒去了。不一會有平章報道。殿下在營中發。

轡頭。蹄壞了幾箇帳房。連人都蹄壞了。兀朮大喝一聲。甚麼大事。也來報我。平章默然。不敢再說。只得出去。倒是衆王子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好生不服。說道。他蹄壞帳房人口不打緊。但殿下年輕。不慣騎馬。倘或跌下來。跌壞了。怎麼處。兀朮笑道。王兄們說得不錯。小弟暫別。就出帳房。跨上火龍駒。問小番道。你們可見殿下往那裏去的小番道。殿下出營一直去了。兀朮就加鞭追上去。

且說崔孝因趕不上康王。正在路旁氣喘。兀朮見了。暗想必定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了。不知天下皆屬於我。不怕你走到那裏去。便大叫道。王兒你往那裏走。還不回來。康王在前邊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往前奔。兀朮只道他不聽見。就取弓在手。搭上箭。向康王馬後射去。正中在馬的後腿。那馬一跳。把康王掀在地上。康王立起就跑。兀朮笑道。嚇壞了我兒了。康王正在危急。只見樹林中走出一箇老人。方巾道。

服。一手牽着一匹馬。一手執了一條馬鞭。叫聲主公快上馬。康王也不答應。就跳上馬。飛奔而去。兀朮在後見了大怒。加鞭追來。罵道。老南蠻。我轉來殺你。那康王一口氣跑到夾江。舉眼一看。但見一帶長江。茫茫大水。後面兀朮又追來。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叫一聲。天喪我也。這一聲喊叫。忽然那馬兩蹄一舉。背着康王。訕的一聲響。跳入江中。兀朮看見大叫一聲不好了。急趕到江邊一望。連康王的影子都不

見了。只得嗚嗚咽咽哭轉來。到林中尋那老人。並無蹤跡。再走上前幾里。但見崔孝已驚死在路旁。兀朮大哭回營。衆王子俱來問道。殿下追趕得如何了。兀朮含着淚。將追入江中之事。說了一遍。衆王子道。可惜可惜。這是他沒福。王兄且免悲傷。各人遂均安慰了兀朮一番。兀朮也只好罷了。

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因有神祇遮住了兀朮的眼。故而不能看見他。他騎在馬上。

好像霧裏一般。耳邊只聽得呼呼的風響。卻不敢睜開眼來看。不到一箇時辰。那馬早已過了夾江。跳上岸。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處。便將康王聳下地來。望林中跑進去了。康王道。馬啊。你何不再駝我幾步。怎麼拋我在這裏就去了。他一面想。一面擡起頭來。見日已西墜。天色將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忽見前面有一座古廟。便走上前去一看。那廟門口有塊匾額。上面的字雖已剝落。卻還約略認得出是崔府。

君神廟五箇金字。進了廟。見有一匹泥馬。顏色卻與騎來的一樣。濕淋淋的。渾身是水。他暗想。難道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聲道。那馬是泥的。沾了水。怎麼不壞。言未畢。只聽得一聲響。那馬就化了。他走上殿。向神像舉手道。我趙構深荷神力護祐。若能復得宋室江山。卽與你重整廟宇。再塑金身。說罷。就走下來。將廟門關上。尋塊石頭頂住了。然後向神廚內睡下。此就是泥馬渡康王的故事。

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民國九年十一月三版



(小 小 說)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上海福州路河南路轉角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